

## 傳教員的故事

林聞芳

1949年中國潮汕解放，各種運動相繼而來——打反革命、打帝國主義、打地主、打資本家、三反五反等等。教會也在被打擊之列，部分神職人員及教友相繼入獄，校長秦愛梅修女，因被教唆的學生鬥爭後入獄，學校被接收，我也轉行到船務公司任職。有一天早上約十時左右，一位街坊警察到船務公司逮捕我，先帶我回家搜索了一遍，再被帶往主教府受看管，當時和敬謙主教及當家呂神父被逼遷往瑪利醫院。

在主教府被看管的六天中，有本堂師衛德神父和我們三位教友，其中一位陳豪德，他太太是我太太的同學。另一位教友不知主教府已被佔領，到主教府找神父奉獻彌撒，也被扣押。陳豪德和我住三樓的同一房間，另一位和神父各住三樓不同的房間。守衛准許我們每天早上到一樓參與神父舉行的彌撒聖祭，下午三時我們在不同的房間面向神父的房門，為我們已準備好的聖體跪下，歌頌聖體降福，吃完晚飯還准到天台散步。有一個晚上我們在天台散步，神父帶著一個十字苦像給守衛看，問他說：「你知道這是誰？」守衛不友善的答說：「不知道。」神父說：「祂是耶穌，三十三歲被釘死在十字架上。假如我跟祂一樣，我歡喜！我歡喜！」當時，他大概也是三十三歲呢！有時教友在附近的天台看見我們時，會大大的劃十字聖號給我們鼓勵，並表示為我們祈禱。

這六天中只是被審訊，到第六天晚上，我們三個人被押進監牢。後來聽說神父曾偷偷地離開主教府去見主教領受聖事，有衛兵恐嚇他，明天要帶他去槍斃，可能是他不跟衛兵合作的緣故。神父後來說，那天半夜他偷偷的離開主教府去找傳教先生陳光德，才知道主教被遷住醫院頂樓，見過主教回來時被發覺而被痛打了一頓。他也曾被槍擊過，子彈穿進他的背部，幸虧沒死。1952年左右被驅逐出境而離開中國。

### 由主教府轉進監牢

我們三個人從主教府被押進監牢後，分配到不同的監房。我的監房有七八個人，他們開始問我犯什麼錯誤被關進來，我答說沒甚麼，過幾天就會出監。他們回答說，你在這裡開始是算天，後來算月，再來算年。他（指同房的監友）在這裡三個月了，另一位有一年多，另一位是兩年。晚上大家睡在地板上，大小便在馬桶裏。因房間小，睡覺時要將馬桶掛在門框上，早上一個人代表，拿著馬桶出去清洗。每個監友都喜歡出去清洗馬桶，藉此到外面走走，呼吸新鮮空氣，同時也拾衛兵丟掉的煙頭，給抽菸的監友享用。他們拆開煙頭，用紙把菸絲捲起來，又取出棉被的棉花，用木板在地上搓來生火，大家輪流吸一口。我不抽煙，不過我用衣服不斷地將煙撲到另一邊去，以免被發覺。有一次輪到我出去清洗時，看見同在主教府被看管的教友陳豪德在另一邊的監房，我向他點頭微笑，在天台上的衛兵立刻命令我站住，問我在幹甚麼，我當時靈機一動答說在做運動，結果渡過這一關。

在監房裡缺少空間放置隨身東西，犯人拿米飯和紙揉成一團，黏在牆壁上，等乾後堅硬了，用來代替釘子掛東西用。我們也用萬金油的鐵蓋，或漱口盅的把手磨成剃刀。先在粗的鉢子上磨，後又在平滑的碗上磨。雖然沒有剃刀那麼利，也可勉強供刮鬍子用。平日大家都坐在地板上，缺少運動，有時還露體，因為天氣太炎熱，有一段時間因犯人多，我們又分批睡覺，一來一去就像裝在鐵罐裡的沙丁魚。因為流汗，一轉動就唧唧作聲，所以蝨子及臭蟲齊生。雖然官方來清理噴消毒劑，但沒有甚麼大效果，當然官方也乘機查看有沒有違禁物品。

我們每天吃兩頓飯，由指定的犯人分給每人滿滿的一碗飯，還有菜。每半個月有豬油渣加菜，那頓大家都爭著撿豬油渣吃，有一次大家在撿豬油渣時，有一位年紀大又眼花的監友開口說他也來揀，說完就有另一位監友揀了一塊給他，他放進嘴裡，睜大眼睛狠狠的凝視揀給他的監友，原來那是一塊菜枝。每個監房都住滿了人，水不夠用，頭髮滿是蝨子。天花板好多臭蟲，晚上臭蟲好像降落傘兵降下來，早上都跑到天花板去，他們動作快，當你覺得癢時，轉過身看，它們都不見了，所以我們要用快動作，覺得癢時，趕快轉身用雙手快掐死它們。我們都被剃光頭，以免重生蝨子，但臭蟲無法避免。有一天，我們決定清除臭蟲，每兩個人疊在一起到天花板去清除，總共弄死了五百多隻。

監獄裏人多，水不夠用，每人每天限漱口用的一口盅的水。也只有一個陶鉢，輪流使用，監友中有人患性病，不知不覺我被傳染了，等我在香港時，因為有小腸氣的麻煩，由主任涂神父（當時我擔任他的傳道員）介紹，去看一位教友醫生，檢驗後，醫生不客氣地問我曾做過甚麼好事，我一頭霧水，再三思考才醒悟是坐牢時同用一個陶鉢受到傳染。

### 信德挑戰，堅持信仰

在監牢時，大家都是一起圍著坐在地板上用餐。第一次用餐時，我嚎啕大哭，因為不習慣又有很多感觸，許多剛進來的監友都有同樣的情況，而且食不下咽，這可是老監犯最歡迎的，因為他們可以多分一點。

在監裏的頭幾天，心裏很煩亂，因監裏的環境及想家，又要應付審問等等。再來是信德的挑戰，究竟天主存在嗎？經過一段時間的掙扎，我選擇信有天主，假如我不信也要坐牢，否則假如真有天主，在最後審判時我要怎樣向祂交待，所以我選擇信有天主。雖然這不是一個上等的決定，（其實天主按照人領悟能力、感受及背景，用不同的方式啟示給不同的人），但因此使我整個轉變過來，我決定跟隨耶穌，我要與祂同釘十字架，我不害怕。我每天不斷地熱心祈禱，就像隱修士般地時刻密切與主融合。每天我獨自坐在監房的角落，用雙手抱住膝蓋低著頭作祈禱。有一次一位監友問我是不是很想家，我說不是。他說你好像很悶的常坐在角落呢，我不敢說我在祈禱。我對同房監友看成為聖家一樣，效法主耶穌在世時幫他父母幹活兒，幫監友們洗衣服及服務等，對可信任的監友，若會有被槍決或被調走的可能時，我曾暗地裏介紹他認識天主。

有一次，一位不同案件的教友，叫韋平超，調到我的監房來住，我們彼此勉勵，在一大早監友們還在呼呼入睡時，我們就在被窩裏一起祈禱。還有一次一位比我小一歲的新教徒也被送進我的監房，我們也一起互相勉勵並祈禱。每次我帶去問口供時都在晚上，被帶去的途中和在問供中，我總是不斷地求主耶穌幫助賜我力量，並向主耶穌說：「我要與祂同釘十字架，我不害怕，雖然我在發抖呢！」我從不會被抓住把柄，雖然我有蒙蔽一些事，因不想連累他人。他們是多疑的，小題大作，而且一被抓住把柄，他們可以為所欲為，沒有法律保障，他們本身就是法律，絕不會錯，假如你不認錯，他們會很不客氣地說：「你頑固不改，那麼政府捉錯了？」那你會更糟殃，聽過詩神父說，他一位助手吳文標先生，就因為被逼說些什麼，一個晚上被帶到主教府跟神父對質，神父對他們說，這事我忘了，不過他說就是。這位助手後來到了香港，遇見神父立刻跪下求神父寬恕，神父就像聖經上慈愛的父親一樣，給他幫了好多忙，特別介紹他到金邊跟我一起幫呂神父做傳教工作。他很熱心傳福音，我來美國之前，我介紹他來香港代替我傳道員的職位，他很受愛戴，不幸患了癌症逝世。上面說的有關被問口供的經過，我確信聖經的話，「當人押送你們到會堂，到長官及有權柄的人面前時，你們不要思慮怎樣申辯，或說什麼話，因為在那個時候，聖神必要教給你們應說的話。」〈路加 12 章 11 節〉這聖經的話在我身上應驗了。

在監裏的第一天，雖然心裏很煩亂，可是我還是照平時一樣的習慣唱唱聖歌，忽然另一個監房傳來聖歌聲。原來是一位中國神長，是揭陽縣的堂區姚紫沖神父，在我前幾天被關進去。本來犯人每天早上准許到外面散散步、上廁所及清洗。可是有教友藉此機會，在廁所裡請神父辦和好聖事，被發覺後，取消早上到外面的待遇，我是這事件發生後進去的。有一個晚上播音器大聲指控神父頑固不悔改，聽說那天神父跟監友辯論，有關時勢造英雄或英雄造時勢的題目，結果被告至官方，當晚姚神父被處罰帶上鐐銬。監裏官方常鼓勵犯人立功，檢舉或報告監友所作所為。獄卒對犯人也粗魯，他們稱我們為廢物、垃圾，出口就是辱罵及恐嚇，犯人多是知識分子，因政治原因被捕，他們頗守規也膽怯，遇到早上廣播說，叫到名字的人去收拾東西。這些被提名的多數要遭槍決，有些監友聽見這廣播，立刻就要上馬桶，雖然他的名字沒有被提到。

被解送鄉村（揭陽），返回汕頭作處理

我們在汕頭被監禁了幾個月，被解到鄉村（揭陽）去，可能是犯人太多，或是同類案件的一批暫時到一段落。我們一行人乘坐小汽船往揭陽開去，手與頸都被繩子綁住，有的還帶著鐐銬。到了揭陽後，被帶進監房，驚動了附近的監友，他們都集中在門框裏觀看。經過女監房時，我們的校長秦愛梅修女在裡面看見我，她驚異地立刻縮回在女監犯後面，她是遭到被教唆學生們的鬥爭，並在我之前被關進去的。以後再沒機會看到她，直到 1978 年後，她來美探親時再次見面。在揭陽時間，只是被看管等待處理中，但是鄉村地方蚊子多，晚上受蚊子襲擊不能入睡，我們都穿著長褲及長袖的衣服，頭上還套上紙袋，就這樣度過晚上。

幾個月後被解回汕頭處理，正在集中準備出發那天，犯人們都先後聚集蹲在外面的場地上。神父（前面談過的揭陽堂區姚紫沖神父）看見我，他跑過來跟我蹲在一起。我們兩人被綁起來，跟整批犯人乘坐敞篷貨車往目的地汕頭開去。在路上開始下毛毛雨，我將毯打開來遮著我們兩人，我趁這機會，心裏開始發痛悔，同時用手碰神父求赦罪，他立刻伸手在毯裏面劃十字聖號。回汕頭後開始展開處理案件，我被釋放，神父被判勞改。1999 年我們教友往汕頭慶祝主教座堂落成時，詩衛德神父也在其中，有機會跟詩神父教友們去揭陽看他，當時他病在床上。他是一位忠貞模範神長，可敬的天主忠僕。

釋放後的困境

被釋放那天，官方還給我進監牢時被扣留的東西，但沒有我的玫瑰唸珠，我跟他要，他不客氣地說，不需要。教友及鄰居看見我回來，立刻傳報我家人，大家都來看我，並按照習俗送給我一個雞蛋。親友給從監獄釋放的人送禮物，一個雞蛋大概是意味著不會再次坐牢呢！在理髮時，擠滿了好奇的人，理髮師抱怨，怕他的小木屋會被擠壞。第二天早晨，我開始每天參與彌撒聖祭，雖然被釋放前，曾被警告不要浪費時間去聖堂，多閱讀毛澤東思想書籍等等。我也偷偷地去見和敬謙主教（法籍），及當家呂神父（也是法籍），辦妥和好聖事。見主教後，我怕有人跟蹤，繞了好幾個圈子才敢回家。被釋放後的幾個月無所事事，因為身份不好而不能工作，作小生意又沒錢。幸虧香港岳父支持，勉強過活，但前途茫茫，惶恐不安，非離開汕頭不可。結果由廣州親人捏造一份工作聘請書，大膽地拿著這聘書到地方派出所申請。天主降福我竟被批准了，但沒路費。結果由呂神父贊助，隔天我們一家三口立刻動身前往廣州，路上碰到警員上車檢查時，太太見我變了臉色，立刻將女兒遞給我抱，藉此遮蓋我的恐懼。

往廣州寄居妻妹家繼續善盡教友的職責伺機離境

抵達廣州後，由一位汕頭教友介紹見總堂主任葉湘神父，參與聖堂各種青年活動，也當歌詠團指揮，也參加主教與神父們每週的討論，討論如何增進堂區的信德等等。有一次我提議帶領青年作聖時善功，因為我自己有過經驗，聖時善功帶給我多麼珍貴的接近天主的經驗。結果我的提議被接受了，以後青年們在神父帶領下，在每星期五晚上輪流在不同堂口舉行聖時。後來我在香港碰見廣州沙面主任神父，他是我們在廣州時，主持每週討論會的一位比利時神父，他對我說，「林先生我們在裏面還繼續作聖時呢！」在廣州時，鄧總主教、主任葉神父，還有譚神父等都信任我，也常有接觸。葉神父曾對我說，時機好轉他會聘請我服務教會。在廣州混了幾個月後，由葉神父介紹一位教友做我們擔保人，申請離境去香港。

後來鄧總主教、葉神父、譚神父都被關進監牢。主教因健康問題被保釋去香港治病，他也來過美國洛杉磯，當時我不知道而錯過了機會與他見面。葉神父度了十多年監獄後，有幸到加拿大繼續為華人教友服務。譚神父也被關了三十年左右。1999年我回汕頭參加慶祝主教座堂落成時，譚神父也在場，我探訪他時，在談話中提起以前在廣州的事，他立刻說他有事要離開，相信他要避免繼續我們的談話，以免招來麻煩，因為當時他房間另有人在旁。主教與神父對天主、對教會忠心耿耿，現已跑完了人生路程，在天主面前領取了榮耀勳章，永享天鄉歡樂。

被批准赴香港，任職九龍東頭村聖母聖誕堂傳道員

一家三口，只有我被批准，我立刻買車票，隔天動身。到了邊界，跟著人山人海排隊過關，我害怕當天過不了香港，又急著趕快過境呼吸自由空氣。天主保佑，結果我排在最前面，該我過去了，可是我沒錢買通港方警察，幸虧共方守衛幫忙。排在我後面的一位，他給了港方警察錢，可是共方守衛不許他過去，說假如要讓他過去，他（指著我）在他前面也應該過去，結果我通過去了。我覺得好像上了天堂一樣，我跨大步伐向著前面的火車走去，不敢往後看。登上了火車，心中充滿了無可形容的輕鬆與愉快，再看對面共產黨的一方，稱為解放地區，我感覺我現在是真的獲得解放了。

過了幾個月後，我太太和女兒也被批准離境。我的主任司鐸，即聖母聖誕堂瑪利諾修會的神父涂挽靈（Fr. Trube）——我的僱主，他通知負責接待過境神職人員的神父，請他幫忙接待。我也給他我太太的相片。在她過境那天，香港邊防警察看見她說：「過來我們自由地區啦！」嚇壞了她，因為怕被共方截回。香港警察指著站在附近的神父，就是涂神父托他接待我太太的，他給了她錢購買車票，我太太很感激地再三說謝謝。他回答說：「別謝我了，為我祈禱好了！」在此之前，我太太手抱著女兒，還有一些隨身東西，一早到達邊界，忽然有一個幫人挑東西的婦人，問她要不要幫忙，結果帶她走到人山人海前面放下她，拿了錢就走。我太太站在那邊呆著，忽然有一個男人說：「喂，妳排不排隊？如果後面的人准妳插進來，我無問題，不過妳要排在我的後面。」當時我女兒正在發燒，我太太向後面的人求情說：「我女兒發燒，希望早點到香港看醫生。」他們就讓她插進去，很快就跨過邊界。感謝天主，不斷地在陪伴及照顧！我與妻女終於團聚在香港自由之地，並任職九龍東頭村聖母聖誕堂傳道員。回首這一段艱辛難忘的考驗，仍要感謝天主一的扶持陪伴。（摘自 林聞芳自傳）